



小说

西瓜

张依晗

儿子把西瓜放在门口地上，气冲冲摔门而去。西瓜滚动了几圈，稍作挣扎，便渐渐安稳下来，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她左右为了难。

昨天晚上，她去公园锻炼，刚走了没几步，汗水就顺着脸颊往下流，跟着快走团雄赳赳气昂昂走了一圈，身上便像水洗一样。这个夏天不知怎么了，天天下火一样，家里的空调从早开到晚就没关过，今天她出来锻炼也是鼓足了勇气。

走着走着脚步开始麻木起来——渴，热。她晕乎乎仿佛产生了幻觉：眼前一口水井，长长的井绳一圈圈绕在轱辘上，摇啊摇，摇啊摇，一个水桶冒着凉气浮出了水面，再继续摇啊摇，水桶近在眼前，晃悠悠的水波下面漂着一个绿皮大西瓜。咔嚓一声手起刀落，红色沙瓤，吃一口透心凉。

“一二一，一二一……”响亮的口号震耳欲聋，她咽了咽口水，果断离开了队伍，一路风驰电掣，不一会儿她站在了一辆满载西瓜的大车前。一个青年看守着瓜摊。

“晒砂瓜吗？”

“正宗宁夏晒砂瓜，不好吃不要钱！”

她是一个狂热的“吃瓜群众”，西瓜下来时每天必买一个或半个，成为避暑神器。人家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她是“家有西瓜，心里不热”。

“我想要半个瓜可以吗？”

卖主面露难色：“这个点了，剩下半个不好卖啊！”

怎么办？车上的瓜一个个都不小，买一个肯定吃不下。不买吧，心里的那股清凉让她口舌生津，压都压不下去。

“姐，买一个吧，这瓜特别好，越大的越好吃。今晚吃不了就放冰箱里明天再吃。我正要收摊呢，整整一天了，累得腿都站不稳了。”

卖主一脸倦容，说话有些有气无力。她动了恻隐之心：“好的，你给我挑个沙瓤的，大一点没关系，好吃就行。”

卖主十分认真地敲了好几个，最后挑了一个，说：“保证薄皮沙瓤，不好吃您明天给我送来！”

“你明天还在这里吗？”

“天天在这里，即使不在这，那就往南一点，您放心，只要不好吃，尽管来找我。”

一个二十多斤的大西瓜，把车筐压得摇摇欲坠。到了楼下，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从车筐里拽出来，然后两手提着塑料袋，一步一挪地运回家。

儿子推门进来，差点被绊倒：“这么大一个西瓜！”她如同见到大救星：“儿子，你可回来了，快把瓜切开，妈妈快渴死了。”

儿子夸张地喊着号子把瓜提到了餐桌上。他拿出一把西瓜刀，一刀下去，没有听到清脆悦耳的炸裂声，打开一看，不由得令人大失所望，甚至有些气恼。皮很厚，有的地方瓜瓤呈暗红色，一看就不新鲜了。

“妈，打开了，快吃吧。”

“我不吃了，一看就不新鲜，也不是沙瓤。”

“咦，大半夜的，你买这么大个西瓜，还非得现在打开就吃，费这么大劲打开了又不……”

“没事儿子，卖瓜的说不好吃明天可以换。”

“这么大你怎么拿过去？这都打开了，还是凑合着吃吧。”

想起那人一脸倦容，她不由得又动了恻隐之心。算了，还是凑合着吧。她用勺子挖了一块放嘴里，差点一口吐出来，酸不溜秋的，明显有点坏了。想起那人信誓旦旦地说：“保证薄皮沙瓤，不好吃您明天给我送来”，她又来了气：明天即使不去换，我也得让他知道给我挑了个什么瓜。

她把瓜完整地凑在一起放在塑料袋里，幻想中的那份清凉今夜无望了，白花了钱，白费了力气，白发了善心，这个二十多斤重的大西瓜仿佛给了她重重一击，大晚上的，压根就不该买。

“儿子，要不还是扔了吧？”

“刚买了就扔，你这也太浪费了吧，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那我明天找那个人换个好的去。”

“明天人家还在那里就怪了。”

“他说了不挪窝，天天在那里买。”

“妈，你真是长不大的小女孩，人家说啥你都信。”



散文

济宁的“呼伦贝尔”

张开柱

洒水汤汤，不舍昼夜。孔子曾临渊而叹“逝者如斯夫”。沙河蜿蜒曲折，流经百里，在济宁东南一隅汇入微山湖。入湖河口南岸，万亩绿林如带，鸟雀啁啾；河滩之上，千亩湿地铺展，野草蔓生；牛羊悠然其间，哞声咩语相应。这方幽静天地，被我唤作“济宁的呼伦贝尔”。

曾几何时，这片滨湖湿地，本是微山湖最北端的“北岗子”。20世纪末，它沦为城建采砂取土之地，变得沟壑纵横，后因南北调水位抬升与河水冲刷，终成这片丰茂的沼泽，重归大自然的怀抱。

晨光初绽时，草尖已缀满露珠，薄雾如纱浮动，微风轻拂面颊，牧人鞭梢轻扬，惊起林间白鹭，洁白的羽翼掠过青灰树干，抖落几星清露，砸在牛背上，碎成跳动的光斑。马、牛、羊的身影在晨雾中隐现，蹄声叩响草甸，鼻息温热了微凉的晨风。它们向草泽深处漫溯，“嘎嗒、嘎嗒”的踏泥声，惊起苇丛里的水雉，扑棱棱掠过浅水，在水面点开细碎的涟漪。

晌午的河滩，风裹着蒲草清香扑面而来。杨树梢头，蝉鸣织就夏日的密网，暖阳下的沼泽蒸腾着氤氲水汽。鱼虾在浅水里攒动，引来几个孩童下水摸鱼，小手刚探入清凉水中，滑溜的鲫鱼便擦指而过，溅起的水花伴着银铃般的笑声飞散，奏响一曲欢快的童年乐章。

正午阳光灼热，牛群甩着尾巴，在水草深处踱步，时而低头拱开浮萍，时而在浅水嬉闹，搅起满河斑斓。

不远处的柳荫下，黝黑面孔的放牧人老

曹，草帽覆膝，悠然小憩。我来到他身边，看到袋子里的午饭以及塑料袋中的两本书：《中国民间故事》和《现代养牛技术手册》。攀谈中得知，前些年湿地牛羊稀少，如今增多，得益于惠农政策，老曹指着他的牛群，咧着嘴说，“春天刚下了五头牛犊，母牛、小牛都有补贴。”现在全村养牛二百多头，养羊近千只。

夕阳熔金，晚霞倾泻，将整片湿地染成梦幻的桔红。堤岸的树林化作深黛剪影。归牧的队伍踏着斜晖缓缓走来。牛铃声“叮当”，与水流的“哗哗”声应和，牛羊的蹄声如鼓点，奏响天地间的交响。老曹扬鞭，哼起一支古朴的牧歌。这调子简单而质朴，在晚风中时断时续。那歌声粗粝，却有着穿透时空的力量，如草茎破土，似游鱼逆流，将古老歌谣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草叶、每一波涟漪之中。

此情此景，令我恍然：孔子笔下的逝水，并非一去不复返的遗憾，而是生命永恒的流转。南岸的万亩绿林，河滩的千亩湿地，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这里没有人工雕琢的精致，却有着最本真的美。时光并非停滞，而是人与自然的心魂，早已沉淀为这片土地无言而丰厚的肌理。

夜幕降临，当十公里外的城市霓虹初上，我静立河畔，凝望水天交接处最后的光晕。河水奔流千年，草荣草枯，人畜行止其间——原来时光并非无情逝水，它沉淀于草根之下，栖身于湖水深处，回响在牧歌的余韵里，最终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尾间，谱出最和谐的音乐。



诗歌

秋天的花树

高发奎

打捞月亮的夏
露出了尾巴

秋天的花树
何处留了白
从风箱拉出的风
吹淡了乡愁
炊烟袅袅
望舒知道草木的深

未来的霜白，我绕行
空荡的庭院，我起舞
一条咸鱼吊在晾衣绳上

一只花猫醉了“猫步”

满树绯红——爆裂的种子
像字，更像棋子
在秋天
没有人模仿情书
脸红得烫人

火焰：一朵，两朵，三朵……
夏天就这样远行
种子：一颗，两颗，三颗……
秋天就这样入梦

我爱榫卯结构

路小曼

男人是隼
女人是卯
小孩子们是楔子
即使腐朽
也会拥抱着烂成一团

钉子是入侵者

就是拔出
窟窿也会张着口提醒着
曾经的曾经
男女主人翁都死透了
钉子还要活很久
像个笑话
锈迹斑斑戳在那里